

夜风中

花
城
出
版
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24

夜风中



1998.12.25

香港文化出版社

岑凯伦作品集

24

夜风中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夜 风 中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州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180,000 字

1997 年 12 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480-5/I·1319

定价:13.00 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洪珊瑚从瑞士回港度暑假，居于舅母家。她一向娇生惯养，任性自我，但心地善良，且甚喜爱动物。

富商董宇凌是她的舅舅，董家长子董雷文对她一见钟情，且百般迁就，无奈珊瑚早对二表哥董艾云倾心，更念念不忘两人青梅竹马的时光，但董艾云对她若即若离，珊瑚摸不透他心，只有接受董雷文的爱。

雷文和珊瑚订婚那天，离家出走的艾云竟自杀了断。珊瑚抛却一切到医院看他，两人重修于好，珊瑚对艾云的爱更仿如夜风般温柔。但董家从此多事，雷文变得深沉、艾云曾遭暗算，董太太一反常态对艾云关怀备至。原来董家两子其中一个不是董宇凌所生。故事曲折感人。结局令你意外。

序

阡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任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1

董家的小饭厅内，聚着一家人。

五十六岁，两鬓斑白，高高瘦瘦，但精神饱满的是男主人董宇凌。

虽然四十四岁，貌若三十如许的江玉霞，是董宇凌的太太。

坐在她旁边的是董家大少爷——董雷文，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是董氏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父亲身边的董家二少爷——董艾云，十九岁，大一学生，一个十分漂亮、样子可爱的男孩，他正在低头吃饭，谁说话他也不会搭上一句。

噢！我忘了介绍锦姨，江锦霞是董太太的堂姐，五十岁，嫁过五次，心灰意冷了才来投靠唯一的亲人。她在董家是双重身份，雷文兄弟的姨妈，也是管家。

常往外国拉面皮，皮肤一流，声音清脆的董太太对丈夫说：“吃过晚饭，你去看看珊瑚的房间，都装修好了。”

“爸爸，”董雷文马上说：“由卧室到浴室，全是我亲自设计的。”

“很好，”慈祥的父亲说：“艾云，你对珊瑚要有点表示，十三年前，你因为要娶珊瑚做媳妇，和曾世伯的儿子打架。”

董艾云一脸的红，支吾着。

夜风中

“你真是，”董太太笑着打了丈夫一下：“他那时才六岁，而且还是玩娶媳妇游戏呢。”

“不送礼物没关系，珊瑚星期六五点钟回来，你一定要去接机。”

“五点钟我赶不及，学生会要开会。”他低声说。

“少开一次吧！噢？”

“他没有空别迫他，雷文去就行了。”董太太在偏袒小儿子：“小时候，艾云和珊瑚感情好些，最近他写信少，珊瑚似乎又和雷文好些，雷文去她就高兴。艾云，晚饭可要回来吃啊！……”

星期六，七点，董雷文拖着一个甜蜜蜜，十分讨人喜欢的孩子回来。

她的头发像一幅黑丝绸，一双圆大眼睛，显露她的聪明与顽皮，圆圆的唇，两个圆圆的酒窝，老是笑，声音很娇脆。

一进屋，第一句：“艾云表哥呢？”

董宇凌夫妇已跟了进来，董宇凌看着屋子很不高兴，董太太马上说：“对不起！我们刚要出门时艾云被几个同学拉走，他托我向你道歉。”

“他回来我要罚他。”她一脸的稚气。

锦姨迎出来：“这漂亮的公主是我们的珊瑚表小姐吗？”

“除了珊瑚，还有谁会那么标致。”雷文拥着珊瑚的肩膀：“她是锦姨，妈妈的姐妹。”

“你是锦姨呀！我有份礼物给你。”

“谢谢，噢，你真好。很快可以吃饭了，表小姐，

要不要先洗个澡？”

珊瑚看了看身上的白衬衣，白马裤，她点了点头。

八点半，董艾云匆匆赶回来，珊瑚他们已经在客厅吃晚餐。

“这个时候才回来，你知道珊瑚一直在盼望你吗？”董宇凌薄责儿子。

“对不起，表妹。”

“坐下来吃饭吧！”

董艾云很高兴，正要拉椅子，董太太却说：“艾云这个时候回来，一定被同学拉着吃了晚饭，孩子，去洗澡吧！”

董艾云失望地把手收回来。

“艾云表哥，洗了澡马上下来，我有话跟你说。”珊瑚笑咪咪。

“吃只大虾碌。”雷文殷勤地替珊瑚夹菜，添汤。

艾云转身跑向楼梯。

回房间，扔下书，倒在床上，肚子击鼓雷鸣大起，艾云咽着口水，那只干煎大虾，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他实在熬不住，跑下床，去找他那盒新买的曲奇饼。

没有，找遍一间房都没有，他开始有点愤怒，分明说好今晚迟一点，八点四十分开饭，提前了害他没饭吃，还要把他的“粮食”拿走，太可恶。

他走出去，看见个女佣：“喂！你们把我的曲奇饼拿到哪里去？”

“曲奇饼？工人房有几盒，”女佣冷笑：“我们请

夜风中

你吃。”

“什么事？”锦姨刚上楼。

女佣人大吐苦水。

“你不要怪她们，饼是我今天替你清理房间时，拿了送给下人，年轻小伙子吃饼干太多，会长青春痘，一张雪白的脸，生满一点点就不好看。”

“我买一盒，你拿一盒，又不是向你支钱，你……”

“啐啐！二少爷，为什么尽发脾气，开完会，大伙儿没去吃饭吧？给你煮一碗鸡丝面？要不要通知你爹？”

艾云悻悻然回到房间。

打开冰箱，早上出去还有瓶鲜奶，一盒芝士、半打苹果和一些梨子，如今只剩下两个苹果，不用审，又给人拿走。

他拿个苹果，倒在睡椅上，大力咬了一口又一口。

“咯咯！”

“进来。”

进来的是穿着红色迷你裙的珊瑚：“啊！你躲起来吃苹果，唔！好香，我也要一个。”

“这儿都吃光，楼下多的是。”

珊瑚打开冰箱，把余下一个拿出来。她用手指敲艾云的头：“还说没有呢？孤寒。”

艾云看着她咬苹果，她咬一口，他的心痛一下。天！这个晚上怎样过，只有一个苹果到肚。

他拼命咬，几乎连核心也吃了。

他扔核心时珊瑚把她吃剩的苹果放进他手里，艾云

一看，还有大半个：“不要了？”

“唔！晚餐吃得太饱，菜好多，我很久没吃上海菜了。”她边抹手边说。

艾云无力地坐回睡椅上。

“你猜我带了什么礼物给你？”

“不知道？”

“我要你猜嘛！”

艾云摇一下头，无精打采。

“你这人真没趣。”珊瑚把一只长盒子拿出来说：

“一只瑞士名表，你定会喜欢，里面有六粒钻石，我和妈咪一起选的，舅舅那只有12粒，大表哥才3粒。”

“谢谢，”艾云接过了放在一旁。

“喂！你……”

雷文敲门进来：“珊瑚，你果然在这儿，我们去看午夜场。艾云，你也一起去，票子已买好。”

“我还没有洗澡，不去。”

“回来洗不行吗？”雷文去拉他：“你不给珊瑚面子。”

下了课，把书本往布袋塞，匆匆背起布袋，跑出课堂。在校园，有人叫住他。

“董艾云同学，请等一等！”

他无可奈何地停下来，一个女生走过来，跑得快，脸颊儿红卜卜。

“给你。”她塞给艾云一封信。

“对不起，我赶时间。”他推拒。

“求你。”那样的渴望，可怜兮兮。

◆ 夜 风 中 ◆

艾云匆匆把信塞进布袋。

“一定要看。”她点一下头。

“唔！”艾云已经走到停车场，上了两个月前父亲送给他的新跑车里。事实上，他也只有两个月的车牌。

集中精神开车，当然没有想到那封信，给他传纸条，递信的女生该有十几个了吧！她们真无聊。

跑车驶进赵家的车房。

赵玛姬早就在露台上等候着，每逢星期二、赵玛姬一下了课，马上洗澡更衣，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一头短发刷了又刷，脸洗了一次又一次，裙子选了一条又一条，然后配袜子、皮鞋，还洒点古龙香水。

四点半不到，她就在露台等候，几年来一直如此，不过，她以前是留意艾云的人，现在是艾云的新车子。

她一定不让佣人开门，自己开了门等候艾云。

艾云穿着条蓝色牛仔裤、黄T恤，背个蓝布袋，擦过玛姬的身边，笔直走进赵家的书房。

他卸下布袋，休息一下。

玛姬跟进去，后面是个佣人，给艾云送上杯玛姬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朱古力雪糕梳打。

艾云吸吮了一口汽水：“世史的试卷派了没有？”

“今天早上刚派。”

艾云把试卷接过去一看，低叫：“才八十五分？我走了，你温习好没有？”

“艾云哥哥，”玛姬很委屈地说：“八十五分已经是全班最高的了。”

“你们的水准太差了，有什么功课？”

“经公和数学。”

“有什么疑问？”

“一条数不大明白。”

艾云把那条数解释得一清二楚：“开始做功课。”

“艾云哥哥……”

“F6 学生了，不是要我握着你的手拿笔吧！”

“我只是问你吃不吃点心？”

“我是来补习，不是来吃点心。”

“你虽然是补习老师，也是哥哥的同学，双重身份，双重待遇。”

“我要吃点心，自然会告诉你，你的话真多，无心向学。”

玛姬吐了吐舌头。

玛姬开始做功课，艾云见她没什么疑问，于是想拿份讲义看看。

翻布袋，又看见那封信。他撕开信封，把信纸拿出来。

董艾云同学：星期日我二十岁生日，爸爸为我在游艇开了个舞会，我邀请你做男主人，希望你赏面参加。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二十岁生辰将没有欢乐……

“艾云哥哥，情信？……”

“做你的功课。”

与此同时，雷文正在陪珊瑚吃下午茶，逛公司。

珊瑚和雷文在一起，雷文总是令她很开心，银铃似的笑声不绝于耳。

“我很高兴姑父姑母肯让你回来念书。”雷文说。

“是我自己要争取回来，我接受爹妈安排我在瑞士

夜风中

最著名的女校念中学，我有权选择念自己喜欢的大学，我很幸运考到港大。”

“大学十月开课，现在距离开学还有五个月。”

“我十几年没有回来了，好想痛痛快快地玩它一下。你肯陪我的，大表哥，是不是？”她露出一排小贝齿。

“当然！”雷文很肯定：“我下了班马上陪你，如果你喜欢，我跟爸爸说，我要请假陪你游遍香港一周。”

“不，舅舅会不开心，为了陪我玩而请假。幸而艾云表哥就快放暑假了。”珊瑚笑一下，马上又皱上眉：

“艾云表哥对我不睬不理，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

“他的性格很怪，你千万不要介意，他对谁都很冷淡，说话少，笑容少，我们兄弟俩也很少谈笑聊天的。”

“他以前很顽皮，很喜欢玩。”

“人大了就会变，他越来越孤僻，妈很担心。”雷文拍了拍她的手：“你还要去逛公司买东西。走吧……”

六点，赵东尼才下课回家，他走进书房，拉艾云陪他打桌球。

“哥哥，”玛姬吵着：“艾云哥哥还没替我检查功课，我还有两条数没设计好，艾云哥走了……”

“你做功课老是慢吞吞，说好每天补习一个半小时，经常变成了两个半小时，艾云别理她，我们走吧！”

“这是我的工作，很快，你等一下。”艾云检查了经公的电子厂营业统计表，玛姬已计完数，错了三条，艾云又讲解一番。

“走吧！”东尼一手扯艾云，一手替他拿起布袋：“她是缠藤，可以缠你一生一世……”

艾云和东尼打球一直到七点多，艾云看了看表：“七点十五分，我要回家。”

“多玩一局。”

“家里规定八时开饭。”

“在我家里吃。”

“爸爸喜欢我留在家里吃饭，每天也只有吃晚饭时才看到爸爸。”

“再玩一局，又不是开会，吃饭嘛！迟十分八分钟回去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一顿饭要吃一个多小时。”东尼终于打中一只篮球。

“你应该知道，我回家迟五分钟，就没有饭吃。”

东尼摇摇头，拍一下他的肩膀：“我知道你很苦，但是我不能帮你，一切要靠你自己，你要做主动，不要做被动。”

艾云苦笑一下：“任何环境，总得有人牺牲。”

“不可能牺牲的永远是你。”

“我希望父亲快乐。”

东尼摊开手，耸耸肩，终于点一下头：“好吧！这个年代，难得有你这样的孝顺儿子。”

艾云拿起布袋：“明天见。”

到门口，玛姬已在等候：“艾云哥哥，星期四我等你。”



艾云回到家里才七时四十分，艾云吐了一口气，还有二十分钟，可以来个冷水浴，换套整齐的衣服，董宇凌喜欢孩子们吃晚餐时打扮得整整齐齐。

他到处找锦姨亮个相，省得他还在洗澡时锦姨宣布他“又”不回家吃晚餐，岂不冤枉？

他三步两脚上楼梯，推开房门，竟然看见珊瑚坐在他房中。

他一愣：“我不在，你怎可以进来？”语调平而冷。

“我们是亲戚，又不是外人，你可以到我的房间，我也可以到你的房间。”

艾云没理她，放好布袋，打开衣橱，拿了一套灰白格子的衬衣长裤，整套的，意大利货。

“喂！”珊瑚追上去，截住他：“我来看你呀！你怎可以抛下我溜掉。”

“我赶时间洗澡，自便。”

“有约？又要出去。”

“洗了澡在家里吃饭。”

“那就不必赶，我们先谈谈，什么时候吃饭都可以。”

“我迟了就没饭吃……”他连忙改口：“我不想一家人等我。”

“反正大家都不饿，每个人都吃过下午茶，我们愿意等你。”

“我没吃下午茶，我饿。”

“吃完饭才洗澡不行吗？”